

春暖花開的時候

姚雪垠著

現代出版社



春暖花開的時候

第一分冊



國立同濟大學圖書館

登記 C6745

書碼 8627/316

APR 9 1949

現代出版社



春暖花開的時候 第二分冊

發行人 現代出版社

特約經銷 聯江書店

上海四馬路山西路怡益里七號

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四版（滬）

▲不准翻印▼

AS003



清明節過去兩天了。

這是一個風暖花香的暮春之夜。上弦月像一個尚未長成的小姑娘，躲在鄰家院中的綠楊背後，怯生生的向校園中側一隻眼睛窺望。校園中的樹杪上，花枝間，春夜在極其神祕的，輕悄的，溫柔的絮語着。從樹杪上望過去，幾顆幽靜的明星倚着堆垛殘破的古城頭，像小姊妹們並排兒坐在一起，悄悄的談論着天上的荒唐故事，生怕被別人聽了偷去。

黃梅和羅蘭懷着奇異的飄然心情，都不說話，親密的依偎着，耳朵和鬢髮互相廝摩，在花影間走來走去。黃梅穿着新做的草綠制服，戴着軍帽；那一個穿着淡紫色的短袖旗袍，兩個小辮子搭在肩上。她們像一對愛人在幽會一樣，羅蘭差不多是無力的倚靠着黃梅，而黃梅像男性似的扶持着她的朋友。走到丹桂樹下，她們仍然不說一句話，只交換了一個眼波，在微帶涼意的青石長凳上坐了下去。這正是十天以前魯輝揚和王淑芬所坐的那條石凳，如今她兩個相偎相依的坐在上邊。羅蘭心中一動，一方面覺得有點兒不好意思，一方面好像是一被關心人溫存一樣，心頭上感到了朦朧的愛的幸福。雖然她分明是倚靠在女友身上，但在她

空幻的陶醉中，這女友却成了楊琦，而非黃梅。她只覺兩頰燃熾，心魂搖蕩，連自己也不知道眼前的種種情景都非真實。

當扶着羅蘭在月色微明、花影輕搖的石子小徑上走着時候，黃梅只感到她自己很像是一個男性，十分有趣，心頭上飄着春意。一坐在丹桂樹下，想起來那晚上魯輝揚和王淑芬也正像她們現在似的坐在這兒，也不由的臉頰一紅，心頭卜卜的跳了一陣。她本來用右手樓抱着羅蘭，羅蘭像帶着三分醉意二分醺睡的斜靠在她的身上，如今她趕忙把右手抽回，從身上把羅蘭推開。羅蘭像從甜蜜的夢境中被人推醒，怔了一下，索性又閉着眼睛向黃梅的懷中倒去。黃梅把羅蘭的頭放在自己的大腿上，撫摩着她的胳膊，悄悄的問道：「你在想什麼心思呀？」羅蘭已完全恢復了理智，故意不說話，也懶得睜開眼皮；像一個在姐姐懷中撒嬌的孩子似的，她裝做睡熟了，輕輕的扯着鼾聲。

「好好告我說，」黃梅推一下她的女友說，「你到底在想什麼心思？剛才為什麼那樣煩悶？」

「別同我說話；我已經睡覺了。」羅蘭合着眼皮說，又繼續扯着鼾聲。

「呵，原來你已經睡着了！那麼你夢見誰了？」

羅蘭裝做沒聽見。停一停，黃梅俯下臉去，湊着她的耳朵說道：

『那天晚上，魯耀揚同王淑芬就像咱們這樣兒……』

『討厭，你想死了！』羅蘭一咕嚕坐起來，半瞋半笑的望着黃梅的眼睛說：『你只會記得這種混蛋事情，不害羞！』

黃梅紅了臉，擠擠眼睛：『難道你忘了麼？』

『討厭！』羅蘭的臉頰也飛紅起來，一面笑着，一面揚起手來裝作要打的样子，罵道：『人家的事情與你什麼相干？你倒心裏邊念念不忘！』

『我是想着，想着，假若我是個男的……』

『混蛋！』羅蘭把嘴一撇：『別想瘋了，下一輩子也不會讓你託生成男的！』

黃梅又樓抱着羅蘭身子，頑皮的笑了起來，小聲說：『你心裏想得比我多，却不讓別人知道你想的什麼；我是心裏想得少，嘴裏說得多。咱們倆恰恰的反個過兒。』

『別扯淡。』羅蘭從石凳上站起來，用手整理着髮辮說，『咱們到荷花池那邊坐去。』

『地上有露水；坐在這兒不怪好嗎？』

『我討厭這地方。』

『小林討厭這地方還有道理，你何必討厭呢？』

『這地方不乾淨。』

「有什麼關係？別人幽會的地方爲什麼這樣的惹你討厭？嚇，你這個人真是古怪！」

「反正我不高興留在此地，你願留下你自己留下。」

羅蘭堅決的往荷花池那邊走去，黃梅只好同她一道，但心裏却覺得有點好笑。她們各自掏出手絹來攤在潮濕的青草地上，膀靠膀坐在池邊。池子只有四五丈長，兩三丈寬，荷葉稀疏，彎彎的新月帶疏星落在池中，幽靜的閃着銀光。黃梅望着水面，回想着半個月來的學校生活，活潑而緊張，愉快而幸福，日子就像是閃爍着朝日金光的波浪，迅速的，忙碌的，一個緊推着一個的奔流過去。想着想着，她感到十分興奮，湊近羅蘭的髮邊問道：

「羅蘭，你看我比起才來的時候，不是長進得很多嗎？」

羅蘭點點頭，沒有說話。她因黃梅的話而想到自己身上，感到一種漠然的空虛和悲哀。

「我覺得我已往十幾年的日月全是虛過，」黃梅又說道，「這半個月來的生活才真是生活。半個月中我在知識上的進步比我上了幾年的學校得益還多。真的，你批評批評我，到底怎麼樣？」

你，又用功，又聰明，又能幹，」羅蘭漫不經心的回答說，望着池中的纖月和疏星，悵然一笑。

「見鬼！我請你給我個正確批評，誰請往我頭上戴高帽子？」

『我說的是實話，』羅蘭轉過臉來說：『你同張茵都是新時代的新女性，小林也可以，只有我不配。我什麼都明白，但我……』

『你爲什麼說自己不配做個新女性？這不是故意挖苦我跟張茵跟小林麼？』

『你不瞭解我，黃梅。』羅蘭低下頭嘆了口氣，『只有我萍姐一個人瞭解我，她只恐怕我這樣發展下去，將來會自殺。』

『見鬼！你爲什麼這樣悲觀？』

『這不是悲觀。萍姐說我同時代很不調和，我覺得她說得非常深刻。』

『不調和是不是矛盾？』

『也算是矛盾吧。』

『有矛盾才有發展，問題是在你怎樣克服這種矛盾，使自己向正確的路上發展。你想，哪個人沒有一點矛盾呀？』

『你又滿口術語起來了！黃梅，將來叫你嫁給個哲學家才好呢。』

黃梅推了羅蘭一下：『俺將來讀讀書自己做哲學家，偏嫁一個不懂哲學的，好讓他低三下四的向我求教。』

『不要鼻子！』羅蘭被逗得笑了起來。『人家一肚子煩惱，你偏偏愛說笑話！』

『不叫你笑一笑，我只怕你要跳進荷花池裏自殺呢。告我說，羅蘭，你為什麼近來總是憂憂鬱鬱的？是不是爲着戀愛苦惱？』

『別胡扯，我永遠也不會戀愛！』

『真的，你悄悄告我說，我決不告訴第二個人。到底，羅蘭——你看，我現在真不再問你叫小姑了——到底有什麼事情老使你不高興？你只告我一個人說有什麼關係？』

『我自己也說不上來我爲什麼不快活；原因很多，我自來沒有分析過。』

『你真是古怪！算了，我也不白問你的心思了，反正日後我總會知道的。現在我同你說個笑話兒，你願意聽麼？』

『什麼笑話兒？』

『從前啊，』黃梅快活的開始說，『我恨你跟萍姑恨透了，連想起你們時也要咬一咬牙的。誰料到咱們會變成親密的朋友？還有你二哥，我做夢也想不到他會變得這麼好，這樣的叫我敬愛！……』

『你愛他嗎？』羅蘭突然攔住問，鬼祟的眨着眼睛笑。

『該死！』黃梅照羅蘭的背上打了一拳，罵道：『人家同你說正經話，你偏往一邊胡扯！』

「那麼是我聽錯了。嚇，真討厭，叫我只高興截半兒。」羅蘭笑了一陣，又問道：「你猜我二哥在這些女同學中喜歡哪一個？」

「我管他喜歡哪一個！我們還是說正經話吧；你要不讓我說正經的，我可要走了。」

「好，好，你就說正經話吧，我再不談我的二哥了。」

「我又沒禁止你談他，你的話何必帶刺兒？你看我不敢把你摔在這裏走麼？」

黃梅一面說着一面裝做要站起來的樣子，羅蘭趕忙拖住她的一隻胳膊，要求說：

「你看，我剛剛快活了一點兒，你就要走，早知道你是這樣，我也不拉你來了。」說畢，裝做生氣的樣子，把嘴唇撇了起來。

「我說句正經話，」黃梅說，「從前我以為敵人永遠是敵人，朋友永遠是朋友；現在我才知道朋友也可以變成敵人，敵人也可以變成朋友。問題是看鬥爭的目標是不是相同。現在是民族的利益高於一切了。昨天張茵……」

「你是要對我講書麼？」

「別打岔。——昨天張茵說的對：革命是最崇高，最神聖的事業，只有在這事業上，人才能真誠的相親相愛，相救相助，生死同心。羅蘭，你如果能同革命事業打成一片，我想你決不會自己煩惱，苦悶，嘆息，悲觀。你越是把自已同革命事業隔離，你的靈魂就越

變得孤獨，寂寞。真正的快樂是從勝利和希望中產生的，而勝利和希望都是人自己創造的。我說的話你相信麼？」

「當然相信，」羅蘭點頭說。

「我自己永遠是樂觀的，」黃梅繼續說，「天大的不痛快也不會放在心上。我什麼挫折磨難都經過，在大風大浪中長了這麼大，要是同你一樣，豈不早就自殺也要憂愁死了？我的眼睛永遠是望着光明的將來，將來的世界是我們的，絲毫也沒有疑問！」

羅蘭不說話，只望着黃梅笑着，不知心中究竟是悵惘還是感動。黃梅嚥下去一口唾沫，越發興奮起來，說道：

「我時常想着，假若世界上的人沒有受壓迫的，沒有受生活折磨的，都能受合理的教育，發展自己的天才，貢獻自己的能力，這個世界不知要被創造得多麼好呀！」

「你真是樂觀，我能像你一樣就好了，」羅蘭感慨的小聲說。「我對於未來世界的希望毫不懷疑，只是我本身有許多弱點，帶給我許多苦惱。我想我將來換換環境，也會變得同你一樣的。」

「你快點變吧，羅蘭！我們都佩服你的聰明，只要你再充實充實生活，將來一準有很大成就。楊先生們大家都說你如果向文學家方面發展，會成功一位了不起的女作家哩。」

『別聽他們胡說！』羅蘭罵了一句，同時用肘彎向黃梅身上搥了一下。但實際上她心中忽然充滿了快活和驕傲，忍不住從嘴角流出來一絲微笑。『你什麼時候聽楊先生們談論我，沒有罵我吧？』

『昨天楊先生同羅先生在一道談起你來，我同張茵也在場，他們都說你很有希望，只是心中有許多矛盾。』

『誰說我心中有許多矛盾？』羅蘭急忙問，呼吸有點兒短促起來。

『都是這樣說。楊先生說得最有意思——』

『討厭！他說我什麼了？』

『他說的話像做詩一樣，你讓我想一想。』

『他真是討厭！』羅蘭又罵了一句。『反正不是好批評，我不愛聽他的！』但她的眼睛却盯在黃梅嘴上，焦急的等待着她重述出楊琦的話。停一停，她又忍不住催促說：『你想起來了麼？』

『想起來了。』黃梅點着頭笑了一笑。『他說：「小林微笑的時候多，羅蘭憂鬱的時候多。」又說：「羅蘭就讓在快活時候，細看來眼睛裏也常常含有憂鬱，像月色一樣朦朧，像浮雲一樣來去無踪。」你聽聽，不是像做詩嗎？……』

「他對我觀察得多麼仔細！」羅蘭想道，却看着黃梅說：「這話有什麼可笑？你再笑我就……」

一語未了，忽聽有誰在宿舍院裏叫道：「羅蘭！羅蘭！」

羅蘭沒有回答。小林的聲音在花園門口也叫了她兩聲，隨即帶着懷疑的口氣自言自語的說道：

「奇怪，小羅跟黃梅躲到哪兒去了？」

黃梅看着羅蘭，悄聲說：「小林同誰在找你哩，怎麼不答應？」

羅蘭搖搖頭，叫她的朋友不要做聲。一會兒，小林的聲音又在教室院中叫了兩聲，就不再聽見了。

「也許找你有事情，我們回寢室好了，」黃梅提議說。

「管她呢。反正是星期六，明天沒有功課，我們在這兒清清靜靜的多玩一會兒。」

停了片刻，黃梅又說道：「羅蘭，你看我，我整天跟同學們在一起打打鬧鬧，有話就說，該笑就笑，一點憂愁的時候也沒有。你呀，你近來爲什麼不好好兒玩一玩？你常說你心裏煩悶，玩一玩不就沒煩悶了？」

黃梅用閃着光輝的眼睛望着羅蘭，等待着她的回答。羅蘭又沒做聲，從嘴角露出來一絲

苦笑。她非常瞭解自己，認為自己的痛苦幾乎是不可解脫的，在很小的事情上都表現出她的悲劇性格。卻拿開玩笑來說：黃梅入講習班不過個把星期，就無拘無束的跟男同學們打鬧起來，她的行為完全是出於自然，不帶半點兒做作或輕佻；林夢雲雖不像黃梅那樣，但如有男同學跟她打鬧着玩，她也並不拒絕；只有她羅蘭自己，表現得特別矛盾，平白的自惹出沒有道理的煩惱。她每次看見男女同學們在一塊兒打打鬧鬧，一方面覺得他們玩得過火，一方面又滿心的希望她自己參加進去；但如果男同學們有誰同她開了個小小的玩笑，她會馬上臉紅起來，碰給他一個釘子。她彷彿有兩個不同的靈魂：一個要求她盡量保持少女的尊嚴和含蓄，另一個要求她隨和一點；或者說，一方面她把自己弄得孤獨，一方面她又不能忍受「孤獨」所給她的寂寞之苦。「一個人爲什麼要有這麼多的矛盾呢？」她用一種譴責的口氣在肚裏問自己，同時心頭上起一種弱者的悲哀。

「我說，羅蘭，」黃梅等不着回答，又繼續說道，「我們生在這個時代真是好！」
「呵？」

「你想，一個人要是生在平凡的時代，平凡的活了一輩子又平凡的死去，多麼見鬼！」羅蘭並不看她的朋友，彷彿只是在注意的聽着那從遠遠的曠野裏傳來的催耕鳥的叫聲，慢吞吞的說道：

『不要說了，我們回寢室也好，看小林找我幹嘛的。』

『你真是！你爲什麼忽然又煩惱成這個樣子？』

『我沒有什麼煩惱；』羅蘭悽然一笑，『快站起來走吧。』

『你一定有什麼心事，』黃梅用肯定的口氣說，『別誑我！』

『你是瞎猜的。我什麼心事都沒有。』

『我不信。你的心事都表現在眼睛裏和眉毛上，你當我看不出來？』

『我不過覺得憤恨……』

『憤恨哪一個？』

『憤恨一切人，也憤恨我自己。』

『爲什麼？』

『不爲什麼。』羅蘭眼睛濕潤，喃喃的加了一句：『我不知道……』

黃梅不敢再問什麼話，拖着羅蘭從草地上站起來，慢慢的向寢室走去。上弦月落下古城頭，花園中變得昏暗了。

林夢雲坐在寢室中，正伏在桌子上寫着日記。她聽見黃梅和羅蘭走進屋來，忙合住日記本子，抬起來臉孔說道：

『小羅，剛才你家有人來找你回去，說是你父親叫你的。』

羅蘭沉吟了一下說：『沒有什麼事呀。』

『我誰你有什麼好處？』小林說。『剛才你沒聽我前院後院的到處叫你嗎？』

『聽倒是聽見了，我怕你是同我搗鬼哩。』

『信不相由你。我只管把消息傳給你，你不願回去拉倒。』

羅蘭顧不得找她的手電筒，立刻匆匆的跑出寢室。林夢雲目送着羅蘭的背影在夜色中消失以後，對黃梅笑着說道：

『小黃，我猜她父親是叫她回去吃什麼東西的，也許她父親給她燉了一隻雞子。』

『你怎麼知道？』

『你要曉得，小羅在這裏沒吃過一頓飽飯，常常回家去吃點好的。現在還習慣了；她才進講習班的時候，吃起飯來簡直像囓藥一樣。』

『可是她並沒有對別人訴過一句苦。』

『呵，誰也不肯對別人示弱：一個革命的青年怕吃苦！』

黃梅突然抓住小林的手腕說：『喂，小林，見鬼，你明天得請我下館子。你說你讀不讀？』

『爲什麼？』

『我發現你的祕密了，噱！』

『胡說！我有什麼祕密？』小林掙脫她的手說。

『還瞞我哩，見鬼！』黃梅目不轉睛的盯着小林的臉孔，用堅定的口氣低聲罵道：『我
麼都知道的，你這傢伙！』

林夢雲臉色一紅，心頭亂跳，怯怯的咬着嘴唇一笑，撲在黃梅的肩膀上，因情緒緊張而
呼吸短促起來。

『是張茵告訴你說瞭麼？』她吃吃的小聲問道。

黃梅趁勢說：『不是張茵說我怎麼知道？哼，鬼丫頭，你還在我面前守祕密哩！』

『我正要找機會同你商量……』

『好吧，你快說！』黃梅命令說，竭力的制止住笑。

『張茵同我談了幾次，我當然很同意，不過我說再考慮考慮……』

『混蛋，誰問你那事情了？』黃梅罵了一句，笑了起來。『嚇！我說的是你在戀愛